



红军故事

一定要到延安去

流土 轻舟 整理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一定要到延安去

流上、轻舟整理

陈 贻 摄 插图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沔阳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印张 16,000字

1959年5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2版

1979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：20,201—45,500

统一书号：R11106·90 定价：0.08元

夜袭古浪城

一九三六年农历十月间，西北地区的气候，已很冷了，刺骨的北风吹到人们身上，使人直打哆嗦。

这时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第九军、第三十军、第五军团渡过了黄河，向北挺进。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行军，是很艰苦的，但战士们还是劲头十足，没有一个人叫喊困难。没有衣服穿，就把未经过加工的羊皮围在身上；没有粮食给养，吃一顿过一天，有时候，甚至整天没有吃，打着饿肚走。

第九军第八十一团副团长杨子明同志带着



他这个团的第一营，走在大部队的最前面。他们随时扫除途中的一切障碍，让后面的大部队顺利前进。部队离开黄河向北走了不多久，就到达了甘肃省的古浪。

古浪在甘肃的北部，是一座县城。它的两边都是高山，有一条不太宽的浅水沙河从城边流过。这一带是敌军“五马”（马鸿逵、马步芳等）的统治区，当时在这座县城里驻扎的就是“五马”的队伍。这里是国民党军队堵截红军的一个要口，敌人在城墙里修筑有坚固的工事。

第一营在天快要黑时，到达这座县城南面约五里路的地方。他们首先派人进城侦察了敌情，然后向团部作了汇报。当时驻在城内的敌人约计有一个多团的兵力，一到夜晚，就把城门关闭得紧紧的，不让一个人进出。团部对情况作了分析研究，决定让杨子明带第一营连夜摸进城去，对敌人来一个突然袭击。晚上八点钟，天已经黑透了。第一营稍作准备后，开始出发，战士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迅速向前行进。除了脚步走动的沙沙声之外，什么声响也听不见。队伍过了河，就接近了城墙。城墙不太高，战士们屏住气，很快就翻了进去。这里没有发现一个敌人，于是继续摸到第二道工事墙边，翻越第二道墙。这时，已经夜深人静，敌人的哨兵都睡着了，大约正在做“安全无事”的好梦哩！第一营翻过第二道工事墙时，敌人还没有发觉。

队伍进城后，按照预定的方向，准备分头深入到街巷里隐蔽起来。还没有走几步，就跟敌人的流动哨遭遇上了。敌哨兵见有人走动，就大声吼道：

“谁？哪一部分的？口令？站着！”

这一连串的喊声，把敌人的哨兵都惊醒了，他们发现了我们的队伍。随着喊声，敌人的步枪打响了，不一会，机枪也打响了，子弹正向着第一营前进的方向飞来。杨子明指挥战士们猛烈地向敌人还击。第一营就这样在街巷中同敌人战斗起来了。外面的大部队，听到城里的枪声，就向敌人发起了进攻。机枪和步枪的射击声，象暴风雨般的，震动了整个山谷。

东方刚要发白的时候，杨子明带着队伍，冲到了街道的中心。正当他取下一个手榴弹，揭开盖子甩向敌群时，一颗子弹飞来射穿了他的右臂，一股鲜血从伤口直往外流。第一连连长见他受了伤，就要他下去休息。他好象没有听见一样，还是带着同志们同敌人紧张的战斗。直到天大亮时，大部队攻进了城，他才把指挥任务交给第一连连长，然后去随军医院里把伤口包扎起来。

同敌人进行拉锯战

阴险的敌人，被红军打得大败，逃出了古浪县城。

但敌人并不甘心失败，到了第二天，又集中一部分兵力，准备反扑。正当吃午饭的时候，敌人开始疯狂地反扑了。机枪、步枪越打越近，手榴弹的“轰！轰！”声响成一片。在敌多我少的情况下，红军为了保存实力，就暂时撤出古浪，仍旧回到浅水沙河那边阵地去了。

随军医院在城墙旁边的一栋房子里。敌人爬上这栋房子的屋顶，向里打枪。但是，敌人还不知道里面是住的伤员，没有敢进去。在这紧急关头，党组织动员全体医务工作人员和伤员同志们起来同敌人战斗。杨子明同其他伤员同志一道，拿起步枪、手榴弹，向敌人密集的地方打去。敌人被打死了许多，站在大门口的敌人，纷纷向两边退去。乘这个机会，大家向外一冲，把攻打医院的这部分敌人冲垮了。医院全部人员终于安全退过河去。

下午，红军整顿了一下队伍，决定给敌人一个猛烈反击，第二次夺取县城。反击开始了，步枪、机枪、手榴弹，从四面八方一齐向敌人暂时盘据的城头开火。不到两小时，敌人又被打得溃不成军，狼狈地逃出城外。古浪又掌握在红军手里了。随军医院这时就搬进了城中心的一栋房子里。

第三天上午，敌人集结了更多的兵力，又向古浪反扑。这一次，比上两次打得更激烈。战斗从上午八点起一直进行到下午五点钟。五点钟以后，敌人攻进

城来了。这时，杨子明和医院里所有的同志们，都被封锁在驻房里不能出来。敌人爬上屋顶，并向院子里和屋里投掷手榴弹。这就非出去不可了，不然就有被敌人全部消灭的危险。于是，大家拿起所有的武器，在共产党员杨子明等同志的带领下，冲杀了出去。因为当时战斗紧张，同部队指挥机关失掉了联系，不知道敌我分布的情况，只好乱跑一气。杨子明和另外七个战友跑到街中心，被敌人截断了去路。他抬头一看，



见对面一栋房子里敌我双方正在猛烈开火。在这种危急关头，能退缩不前吗？能动摇革命的意志吗？不能！杨子明想到了牺牲的战友，心一狠，对身旁的战友们说道：“冲过去，坚决地冲过去！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去，

为牺牲的同志报仇！”

杨子明带领着战友们，弯着腰，不顾一切地向自己的队伍跑去。刚跑到双方火力交叉点时，敌人的三颗子弹射进了杨子明的双腿；右腿的小腿骨被打断了，左腿也伤了骨头。血象放水一样地往外流，一条破烂的单裤全打湿了。他倒在地上，昏迷了过去。同杨子明一道的七个战友，也都受了重伤，先后倒下去，压在他的身上。

这时，战斗还在激烈进行，敌我双方的枪弹吱吱的从这一堆受了重伤、昏倒在地的同志们上面飞来飞去。打了一阵之后，红军开始向另一间房子转移了。当敌人利用隐蔽工事，准备向红军进攻时，红军的机枪突然又从另一个地方打响了，对着敌人一阵扫射，把那些打算进攻的敌人一下打倒了一大片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杨子明从昏迷中慢慢醒过来了。当他听到正在向敌人射击的战友们大声喊“同志们！我们要为牺牲的同志报仇，坚决消灭敌人”的时候，他用尽平生力气，想爬起来向敌人冲去。可是动了几下，又倒下了，因为他伤势太重。他想：“现在完蛋了，不能上前杀敌人了。”心里一急，又晕了过去。

战斗进行到这天下午四五点钟，太阳快要下山时，飞来了敌人的一架飞机。它绕着整个城飞了几圈，大约是分不清双方的队伍，没有投炸弹，又飞走了。正

在这时，红军第三十军派来一团人增援，再一次里应外合地把敌人打败了。敌军大部分被歼灭，只有少数逃了出去。

警卫员小秦

战斗胜利结束后，各连队分头寻找自己的伤员和牺牲的烈士。杨子明也由他的战友们从伤员堆中找到了。这时，他完全失去了知觉，只是脉搏和胸口还在微微的跳动。同志们把他抬到一个店铺的门前，仔细一检查，发现他身上被子弹打伤了四处，最厉害的是双腿和右臂。

静静的夜，又来到了，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，到处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红军大部队，在晚上八点钟，开始离开古浪县城，继续北进。战士们默默无声地走着，夜显得更黑、更静。

重伤员一律没有带走，暂时留在古浪城里，隐蔽下来养伤。杨子明同其他受重伤的同志一样，闭上眼睛，在那儿躺着。战友们的脚步声，把他从昏迷状态中惊醒了。他醒过来以后，见自己的亲密战友一个一个从面前走过去，心里该是多么难过啊！象一个失掉母亲的孤儿一样，不知今后到底怎么办才好。他恨自己不该伤得这么厉害，要是伤轻一点，就可以同战友们一

起去杀敌人，为牺牲的同志报仇，为受剥削受压迫的劳苦人民求解放。现在，再也不能为党的事业出力了。想到这里，一阵心酸，眼泪簌簌地流了出来。

但是，他安静地躺在那里，强忍着疼痛，没有呻吟，也没有抱怨，更没有请求同志们把他带走。他这时只有一个希望：“希望同志们处处打胜仗，早日消灭敌人。自己的伤如果好得了，一定要想办法找到党，找到部队，同战友们一道并肩前进；好不了，就算革命到底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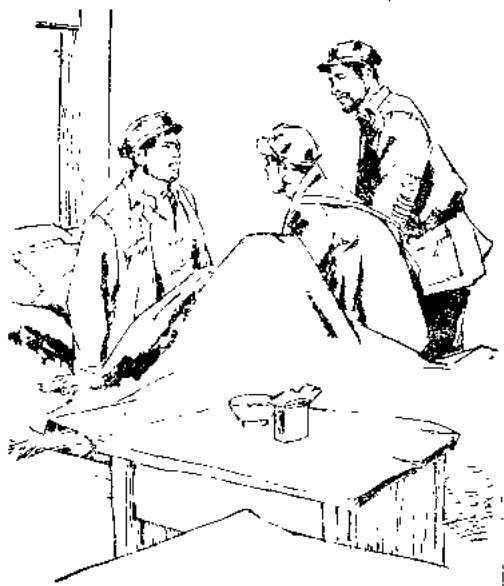
已经是深夜了，警卫员小秦和另一位姓张的老战友来到杨子明的身边，抚摸了下他的伤口，就轻手轻脚地把他抬到一间还没修成功的房子里，隐蔽起来。

小秦只有十五、六岁，是杨子明同志的警卫员，部队离开古浪时，他要求留在这里照顾杨子明同志。

小秦跑到街上买点糖，弄了点水给杨子明喝了之后，和老张商量准备把他背走。

杨子明说：“我现在不行了，你们走吧，我不能拖累你们。你们还年轻，革命的胜利要靠你们去争取。我死了以后，请你们给我报仇，给全体牺牲了的同志报仇……”说罢，扭过头去，又昏迷不醒了。

小秦看到杨子明晕过去了，急得嚎啕大哭。老张这时一句话也说不出，瞪着一双大眼睛，愤怒地盯住那间还没有修成功的屋顶。小秦一面哭，一面摇晃



着杨子明的身体，喊道：“团副！团副！”大约过了十多分钟，杨子明又慢慢醒转来了。小秦见他好一点，很高兴，擦了擦眼泪，说：“团副！还是让我们背你一道走吧！”杨子明睁开眼，用他那微弱而又颤抖的声音说：“不，你们快走。”小秦说：“你不走，我们也不走，要活就活在一起，要死也死在一起。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很危险，敌人会残害你的。”

杨子明翻动了一下身子，慢慢抬起头来，对他们

说：“死，我思想早有这个准备，是丝毫不畏缩的。恐怕敌人不让我好好死，要遭到那些野兽的侮辱。但是，这一点也没有什么，我已经下定了决心：不管敌人用什么手段，我不怕；敌人的任何酷刑和利诱，动摇不了我的革命意志。我现在等着为党、为穷苦的群众流尽最后一滴血。希望你们听我的话，赶快离开这里，跟上大部队。”

不管杨子明怎么劝说，小秦硬要留在他的身边。

小秦这孩子，过去吃了不少苦。他家里很穷，父母死得很早，从小就帮地主家放牛、放猪。红军经过他的家乡时，他就从地主家里偷偷跑出来参加了红军。一到部队，组织上就分配他跟杨子明当警卫员。因为年纪小，大家都喊他“小鬼”，没有人喊小秦，更没有人喊他的名字，后来同志们把他的名字忘记了，但一提起团部的“小鬼”，人们就知道是他。从开始长征的时候起，他一直跟着杨子明，和杨子明在一起，就象小兄弟一样。现在杨子明要他离开，他怎么会舍得呢！当然，杨子明嘴里叫小秦离开，心里也是非常难过的，只是为了革命的利益，为了小秦的前途，他不得不这样做。

经过杨子明的再三动员，再三劝说，最后差不多是下命令了，小秦和老张才忍着悲痛，含着眼泪，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。

痛 骂 敌 军

红军离开古浪城向北开走了。街上冷清清，店铺的大门，都关得紧紧的，没有灯火，也没有人声。

正当鸡叫头遍的时候，忽然街上又闹哄哄的，喊叫声、砸门声响成一片。原来残余的敌人听说红军开走了，便跑进城来打算发点洋财。

敌人象一群疯狗，在街上到处抢劫财物，到处搜查。几个凶恶的家伙，打着手电一下搜到伤员隐蔽的屋里来了。他们看见屋里都是红军的重伤员，发出一阵野兽般的狂笑。这个逼问伤员的枪枝，那个逼问伤员的子弹，当他们没有得到枪枝、子弹时，就灭绝人性地把伤员的衣服脱得精光拿走。这时，一个敌兵从杨子明同志身上搜到一根三四寸长的小竹烟袋，另外几个敌兵就跑去你争我夺的抢了起来。

第一批敌人走后，天亮了。大约过了个把小时，又来了第二批，比先前那一群家伙更凶恶，更狠毒。他们得不到什么，就把稍微能动的伤员，都强推硬拖地拉出去用机枪扫射，对不能动的，就在屋子里补枪。

伤员同志们在敌人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下，没有害怕，没有退缩。每个人都是一面走，一面向敌人脸上吐唾沫，痛骂敌人。临到敌人开枪时，同志们还在

高喊“共产党万岁”、“革命一定胜利”的口号。

野兽们把拉出去的一批伤员屠杀完了，就重新进到屋里，对睡在地上不能动的重伤员挨个的补枪。

杨子明这时非常清醒，敌人刚一进门，他就睁着一双愤怒的眼睛，对敌人破口大骂，骂他们是没有人性的野兽，是吃人肉、喝人血的刽子手。这一骂，可把



敌人气疯了。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，举起枪对着杨子明的胸膛打了一枪，另一个家伙怕他没有死，还用枪托在身上乱打一顿。这时，杨子明痛得又晕了过去。敌人以为他死了，没有再打。

老 妈 妈 的 救 护

枪弹只是打进了杨子明的右肺，不是致命的地方，结果还是没有死。

杨子明被敌人补了这一枪之后，一整天都是昏迷不醒地躺着，直到天快要黑时，才慢慢有点知觉。当他完全清醒过来，知道自己还没有死。

醒过来后，嘴里渴得很厉害，想水喝。但自己完全不能动弹，又哪里去找水喝呢？没有办法，只好自己屙了点尿喝了。可是过了不久，口里仍然是焦干，还再想用手去接一点尿喝，但因为流血过多，再也屙不出来，只好干躺在那里。

这时，敌人正在街上放火烧老百姓的房子，熊熊的大火，看看快烧到杨子明躺的房子来了。如果不设法逃出去，就会被火烧死。恰巧这时有一个老婆婆从自己家里往外搬东西，经过这里，杨子明就喊了一声：“老妈妈！”这个老婆婆听到有人喊他，跑到门前一看，见屋子里都是死人，吓得不敢进去，走了。过了大约

四五分钟，这个老婆婆邀另外一个婆婆一起来了，她们进到屋子里，问杨子明是什么人。杨子明本来想直接告诉她们自己的身份，但对群众所处的环境还不够了解，所以没有这样做，而是编了个谎话说：“我的



名字叫姜兴发，是给红军送东西来的。在火线上受了重伤，被留在这里。”她们没有再问，就迅速地把抬进一个厕所的麦草堆里藏起来，还给他弄来了水喝。

以后，同群众逐渐混熟了，群众自动的送一些东西他吃，这使杨子明的精神慢慢好了一点。他就向这两位老婆婆说明了自己是红军，还对她们和附近的群众宣传革命道理。群众听说他是红军，是自己人，对他就更加亲近了。自此以后，群众经常来看望他，听他的宣传，还送东西给他吃，并且用一些土方法，给他医治伤口。

这时，群众把另一位伤了颈子的红军战士抬到杨子明一起，放在一间较隐蔽的破房子里躺着。

在一座古庙里

在古浪城的街头一间破房子里，杨子明和另一个被砍伤了颈子的红军战士，由于伤势重，昏昏沉沉地躺了将近半个月。亏得周围群众经常送茶送水和送一些吃的东西，他们才战胜了死亡，活了下来。但是，伤得那么厉害，又没有医药来治伤，死亡的阴影还是时刻威胁着他们。群众也为他们的生命担心。

敌人对子这两个受了重伤的红军战士，开始是不理睬的，后来，见他们还活着，并且和群众很接近的